



少年史地叢書

俄羅斯一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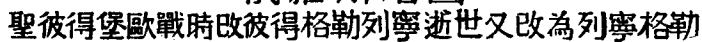
商務印書館發行

L. Edna Walter 著
鄭次川 譯

少年史
地叢書

俄羅斯一瞥

商務印書館發行



俄羅斯一瞥目錄

第一章	俄羅斯	一
第二章	涅恰符	六
第三章	聖彼得堡	一二
第四章	奈伐河	二〇
第五章	沿佛爾加河	二六
第六章	沿佛爾加河(續)	三一
第七章	南方的人民	三五
第八章	鄉村中的生活	四三
第九章	鄉村中的習俗	四八
第十章	俄羅斯的幼孩	五六

第十一章	俄羅斯的幼孩(續)·····	六四
第十二章	聖誕節的前晚·····	七八
第十三章	凡昔立沙的故事·····	八三
第十四章	莫斯科·····	一〇一
第十五章	復活節前的禮拜日和復活節的前晚·····	一二二
第十六章	革命後的狀況·····	一二八

俄羅斯一瞥

第一章 俄羅斯

俄羅斯有一句俗語道，『天高皇帝遠』。這句話，就大多數俄羅斯人論起來，確是不錯的；再不然，那『皇帝遠』一語，總是不錯的了。若問俄羅斯究竟有多少大，這話可就難說了。大概從德意志東向，一直拖到烏拉山 Ural Mountain，約有二千英里光景。那烏拉山，恰當歐亞兩洲交界處，其間很有些崎嶇不平的山峯。

俄羅斯從北到南，從東到西，都有鐵路；但俄羅斯人在一天的行程中，不能在鐵路兩旁看見海，和英吉利人或是蘇格蘭人一般。因為英吉利人在利物浦 Liverpool 和哈爾 Hull 之間，蘇格蘭人在愛丁堡 Edinburgh 和格拉斯哥 Glasgow 之間，是能看見海的。

俄羅斯初從聖彼得堡 St. Petersburg 和莫斯科 Moscow 中間造鐵路的時候，他的官員，關於路線上很有些爭論。有的想使路線向東去，經過產麥的地方，好叫那些產麥的富人酬謝他；有的想使路線向西去，好叫那些種苧麻的人感戴他。他們這些私見自然不向俄皇尼古拉斯 Nicholas 說知，但他很知道，他說，『全俄國只有一個最忠的官員，那就是我自己。』所以當着交通大臣帶路線圖進來的時候，他並不在意，只是拿一根尺，從聖彼得堡到莫斯科畫了一條直線，說道，『可以照這個樣造去。』他這般說着，並不再說旁的話；他是個專制皇帝，沒人敢違拗他的，所以那鐵路經過林子一直跑四百多英里，其間只有一個市鎮，叫做托佛 Tver。

假使俄皇在倫敦，他想造條四百英里長的直線鐵路，全不經過海，那就很難的了；就說能穀，但也不能不經過路芒湖 Loch Lomond；若在愛丁堡，那是完全不能了。

俄國火車很安適，只是慢一點。他們在這四百英里的直線路上，差不多要走十二個鐘頭。俄國火車比英國寬闊，車上有一條長走廊。車中餘地很多，因為每車只載五六個人。若是夜裏乘車，還有寢牀從牆上垂下來，每個乘客都可直挺挺地睡着。三等車也有坐位，一直延長到外面走廊上；但三等車並不用板隔着，也沒有門，頭等車就有了，所以比較和英國的火車相像一點。

俄國火車中，說話的聲音很多，你就是有舒服被褥和枕頭，也不容易睡着。他們上車的時候，要費許多工夫整頓箱籠什物，很是吵鬧。車中點的是蠟燭，光亮很暗淡，所以各人物件沒有放好之前，常常彼此撞亂別人的東西。行李放好後，他們又整理枕頭和夜裏所用的東西；最後又拿出食物來。英國火車上雖然不大看見旅客在路上弄茶飲，但在俄國三等車裏頭，每人多帶着茶壺和茶。他們也帶一根蠟燭，把來定在木釘上，他們的方法，是先傾一些融蠟在上頭，急忙把蠟燭的旁一端黏着。

俄羅斯的貧苦農民，常常不帶車票走上火車來趁車。有個英國旅客告訴我，有一次，他剛要睡覺的時候，火車上役人帶枝蠟燭走進，向壁角找尋，和失了一個辨士一般。他要找尋一個外人，但是找不着。因爲有人已經用箱把他藏在座位下。那役人後來又回轉尋了幾遍，爬上寢牀，把那些睡覺的人翻身來看看，恐怕有犯人在裏頭。那藏匿的人，聽了這事，忽然起了好奇心，把頭探出來。因此，給役人捉着了，到第二站的時候，趕了出去。

那個旅客（叫做排林先生 Mr. Baring）又說，夜裏的時候，又有一個年老農民，偷進車中，躲在客座下。那時役人並沒留心他；當客車票收齊之後，那人才爬了出來，臥在一個較高的寢牀上，差不多過了一夜。但是後來到了一個站頭，那役人問道：『此地有沒有人下車？』他又對着那農民說道：『老人，你到那裏呢？』那農民裝着睡不響。那役人又問道：『你的票在那裏？』他也不答應。後來役人一共問了三遍，那老人才答道：『我是一個貧苦的老人。』役人說，

『你沒有票麼，出去；你要斷送我的職業——我是一個娶親的人。』那老人走出去的時候也說道，『這實在因我太苦的緣故。』

役人要票的時候，就是叫醒一個睡着的人，也不在意；而且無論怎樣辦都可以。他可以翻轉那睡着的人，或是敲他的足趾。這被他驚動的人，如果是一個農民，就拿出票來；如果是高等一點的人，就許對役人發脾氣，有時亂得利害，竟要叫巡警來處理，於是巡警就叫各人自述一遍，做一個報告。至於這報告怎樣，那是沒人知道的；但是俄國官吏最喜歡做長報告，却是無疑的。

俄國人很喜歡彼此談論，但他們的說話往往屬於偏見。譬如一個俗人對一個牧師說，『你是沒用的東西，你不會賺錢，只會求乞。』那牧師也就竭力辯護着。或是一個俗人對別一個俗人說，『你說你從克隆斯他托 Kronstadt 來，但你不知道那地方省長的名字，你明明是說謊了。』

他們有時發生小孩一般的好奇心，很是狂妄；那英國旅客告訴我，他有

一次和兩個可薩克人同行。聽他們彼此問答起來，一人大聲說道，『那是什麼人？』二人答道，『那是外國人。』二人問，『他帶着貨品旅行麼？』二人答，『不，光是旅行，沒有旁的事。』一人問，『他從那裏來？』一人答，『我不知道。』於是那坐近英國人的可薩克人又對他說道，『小父親（俄國的普通稱呼），你的頭髮有點禿，是爲了生病，還是本來這個樣子的呢？』英國人說，『本來是這樣的。』他又說，『那末，你該用軟膏去醫。』英人說，『我曾經用過許多軟膏，裏面含有柏油、柏拉芬等物，總沒有效驗；但也不甚要緊。』那可薩克人歎道，『不甚要緊。這是上帝的事。』

第二章 涅恰符 Nitcheyo

俄國頭等火車很是安適，小寢牀都裝着有彈簧的褥子。但是列車太長，震動很利害，叫你一前一仰弄得你發昏。幸而火車速度很慢，所以出險的事情極少。在車站等車的時候往往很久，因爲一定要等前站發電報告兩站間沒

有旁的車了，才好開行。假如有性急的外國人問他幾時開行，他常常回答他說，『塞恰斯』就是說『立刻』，但現在可沒有這種意味了。俄國人等車很有耐性，他遇着不耐煩的人，就用一句話安慰他，那話叫做『涅恰符』，就是『不要緊』的意思。俄國人動不動要用這句話，所以一個旅客如果懂得『涅恰符』，就能辨別俄文了。

俄國的市鎮，除聖彼得堡、莫斯科等地方外，道路做得好的很少；大街往往和沼澤一般。洞啦、車迹啦、石子啦，鋪滿一地，叫人走在上面很不適意。

一個鎮頭的车站外，常常停着無數單馬車，叫做『特拉斯吉』Droskies，當你被他們看見了，就來找生意。你如果僱好一乘自坐，一乘裝行李，其餘的車夫就要罵人；有時那沒得着生意的車夫，甚至要用馬鞭打你的車夫的背脊。幸而他的背脊用墊子墊得很厚，雖在夏天也是這般，所以馬鞭不能傷得分毫。又如你因為要叫車夫注意，用指頭點在他背上，也不能留着痕迹。

車要動身時，那車夫定要警告你道，『請坐得穩固一點。』這個警告實在是緊要的，因為那車從你的腰腹以上就沒有靠背的，所以車子前行以及停車出發的時候，客人總要被牠左右前後的顛簸着。馬夫平常都不肯用鞭揮他的馬。要減速度是拉一拉韁，要增速度是鬆一鬆；他又常常喊着說，我的兄弟，我的朋友，我的小父親，我的相好。或是說，我的美鴿子，用你的腿。或是說，什麼？你瞎麼！快些！當心石子。你不見麼？那是不錯。好好，好！慢慢！你為什麼要回頭呢？仔細着！

他遇着步行的客人，就大喊一聲警告他。若是走過去，一定要受鞭答的。

凡在一個車站落車，你常常想你的目的地近了；但那車站雖然用市鎮的名字，却是市鎮還不能見。有時找不着小馬車，那末，只得僱一乘芬寧車。這種車沒有彈簧，也沒有座位。只有一小片氈，表明這是給客人坐的車，好叫人不至把他當做莊家車。座位的地方是用草墊着。裝馬具都很破舊，顯然已經用

得長久了；而且各處都用短繩縛着。此外，又用許多繩捆住所載的物件。你若問馬夫各部分有沒有牢固，他就回答說『湮恰符』，意思就是叫你不要擔憂，這却不錯，但是走進車裏的時候，你須仔細着要受搖動。

俄國的鐵路常常離開你所要到的地方幾百英里。那時若是在大道之上，就有一種國路接着。你如果要走那路，必須領一種公文，上面載着各種條款，例如你從何處來，向何處去，要多少馬匹等事。關於這種公文，自然要用過費（俄國關於公事沒有不要費），才好到站上去覓取乘物和馬匹。運氣好的時候，或可得着一乘真正的四輪車；但是離開市鎮漸遠，那車輛就漸漸不好了。四輪車在夏天是車，在冬天却當做雪車；這種車沒有彈簧，只有些長木片擱在車底，拿來減少震動。車槓的中央駕一匹快馬，用韁繫着。這韁縛在一條灣木上，灣木和兩條車槓相聯着，跨在馬領上頭。頂上繫一兩個鈴。車槓外面常常帶着一兩匹輕裝馬，使他頭低下而向外。這是要練成低頭的習慣，好叫旅

客從馬頭上看得出走的路，但是俄國許多鄉村都沒有好景緻的；此外的作用，是要馬能看見馬夫，那末，一舉鞭，就可以走得快一點。

在邊遠的地方，又有一種類似芬寧車的粗車，這種車的頂常常要撞着頭，因為那路上的車迹常常震得你一尺多高的。各站間的距離少則十哩，多則二十哩，所以要等許多時才有馬。你要快，他偏不着忙。還說你爲什麼着惱呢。在站上過夜是很不安靜的。那裏只有一間房，時時有旁的客進來等馬或是要茶。

俄國客人個個都要茶。冬天的時候，往往雪車還沒有停，就喊茶缸了。茶缸像一個大盆，附有一個錫罐，裏頭生着火來烹水。水是注在小茶壺裏頭，任客人自己攔茶葉進去——俄國旅客都自帶茶葉——然後放在湯缸上暖着。飲茶的器具是玻璃杯，裏頭有一點檸檬，攪在一個小碟上，茶就傾在這杯裏或是小碗裏。俄國人大概不飲牛奶；他的茶味比英國茶好。因為俄國茶從中

國裝來，係經由陸地的，英國茶由船運來，要經過六星期的水程。

旅客要在站上安息，他一定覺得不甚舒服；他的牀也不好睡。大概是一條硬木凳，用法蘭絨鋪在上面；或是在地板上面鋪些草那就是較軟的安息處了。他無論用那一種牀，那蚤蟲蚊子等類的滋擾，總是逃不了的。

小鎮上的旅店也有些專供投宿的房子，價錢都不一定，所以交易沒有成功之前，大概要起爭論的。牀上既沒有被，也沒有氈，非得自己備辦不可。不多年前，有錢的俄人出門，必帶許多馬匹和奴僕，所以可帶着種種東西應用。自從亞歷山大 Alexander 解放奴僕，鐵路漸漸發達之後，那帶領一班僕役旅行的事情，就漸漸少了；旅館也漸漸能設供給旅客的需要了，但是被褥等項，還須分別租賃，不包括在房錢裏頭。

鄉中道路，從不建築，也不修理，也不把他碾平。這種路只能算是轍迹，那就是小車經過泥地時做成的。當那些轍迹不能使用的時候，就在他左邊或是

右邊做成一條新路，因此，那路就漸漸闊了。但除了精細農民用木籬去圍他的小耕地外，並沒籬牆等物可以限制路界。尋常的道路，大概由樹林裏開闢出來，或是耕地間的隙處。

行路時如果定要經過一條橋，必可得着許多新經驗。但雖然有橋，假使溪流很淺，或是旅客願意涉水，那就人人都要避開這種橋了。橋用木頭做成，先用各種長樹段渡過溪，然後用鋸開的木板橫放在樹段上。這些木板又並不固定着，其間往往有大裂縫。你若是指給馬夫看，他就回答說，『湟恰符，不要擔憂，上帝會保護你！』那馬只顧沿着轍迹走去。但是車輪撞到一個洞裏，仍舊把你震得跳起來，一直要等到走過對岸泥路上，才得平安。

若是一個車輪滑掉，或是一根車槓斷了，就用繩子縛牢。

第二章 聖彼得堡（今名列寧格勒）

俄國京城不止一個；光就人人想得到的來說，共有二個：一個是莫斯科，一